

少年冷血下



少年冷血

【香港】温瑞安

卷 下

漓江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三月

(桂)新登字03号

少年冷血

温瑞安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-1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省丹阳市文教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6.225 插页48 字数52万字

1993年3月第一版 1993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20,000册

ISBN 7-5407-1034-9/I·730

全三册 定价: 15.90元

回回回 大割引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



大引割



血 出 大

冷血他沒有辦法。
——拿他沒辦法。

冠蓋滿京華

殺手獨憔悴



小 烏 鴉

「因為我是你爸爸。」

冠蓋滿京華

殺手獨憔悴



公 相 大

冠蓋滿京華

那兩點紅光，一直都在齊平的橫着。



殺手獨憔悴

小 相 公

冠蓋滿京華

「神州弟子今安在？」



殺手獨憔悴

一只十分文静的跳蚤

要找一流的对手，就得不怕战败；宁可因爱而失恋，不可因怕失恋而不爱。

- 输了又如何？
- 杀了又怎样？
- 多一条肋骨？！
- 我也有白发？！
- 问候你的狗？！
- 可做廿一次？！
- 谁比尿更急？！

输了又如何？

虎无伤人意人有杀虎心。冷血跳下“红灯客栈”之际，感觉到自己就好像是那只不欲伤人但人还要杀之的虎。

可是，此刻他心中，却是异常欢快。

因为他身上仍遗留着花香。

——那是刚才小刀在他怀里的香味。



对于究竟这是花的香味还是小刀身上的香味，冷血决不似自己一剑疾取对方咽喉还是虎口一般准确地分辨得出来。



下面背向官道，一字排开，面对冷血的，有四个人，和一条狗。

那条狗就是昨晚冷血为了要突围时把它丢给阿里的——阿里从此就舍不得丢弃它。

——因为它跟他有同样的眼！

那只狗好像还认得冷血，汪汪汪地向他吠了几声，声音奇特，跟一般的犬不同，吧吧有声，但全无敌意，象在招呼。

可是依指乙的语音却充满敌意：“你这次不当缩头

乌龟了，我很高兴。”

冷血道：“我没有要逃避你们的理由。”

二转子气得唇色就像月色一样的白：“你太过份了！你刚才跟小刀在房里做什么！？你竟欺侮这样一个女孩……”

冷血道：“我……”

依指乙冷声道：“我现在明白但巴旺是怎么死的了。”

阿里夸张地“啊”了一声。

二转子怒道：“姓冷的，你出手，今晚咱们说什么都要一决胜负。”

冷血长吸一口气：“假如我胜了便怎样？”

二转子道：“你胜我死。”

冷血道：“输了又如何？”

二转子道：“输了你死。”

冷血道：“可是我不愿跟你拚生死。”

二转子道：“你怕？”

冷血道：“算我怕了你又何妨！”

耶律银冲忽然干咳了一声。

二转子马上静了下来。

——老大要说话，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自然都该知道先行站一边再说，这一点，不管家规、帮规还是江湖规矩都一样，不知道的人根本寸步难行。

耶律银冲道：“你还能活到今晚，我很高兴。”

冷血道：“我想我大概还能活下去，活很多晚，谢谢你的关心。”

耶律银冲道：“能在屠晚的椎下活过来，的确非同凡响，我们都为你捏了一把汗。

冷血奇道：“屠晚？”

耶律银冲也诧异道：“昨晚他没来么？”

冷血更奇：“他跟你说要来找我麻烦么？我可不认得他。”

耶律银冲哦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么说，昨晚他是没来了。”

冷血仍如在五里雾中：“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？”

耶律银冲正色道：“昨晚，我们在镇外，把你截住了，正想动手，忽然看见，你背后有一个人，青寒着脸，一言不发，我正想喝问，却见他在月下，完全没有影子——”

阿里忍不住喃喃地道：“没有影子，岂不是鬼？”

二转子即道：“他比鬼更可怕。”

阿里自作聪明地道：“那一定是魔！”

二转子没耐烦了：“他的‘五鬼半晕’大法太快，所以，连影子都来不及投映于地。

这次，到依指乙不可置信地说：“哪有这种事！昨晚，他明明只站在冷血身后，动也没动嘛。”

二转子嘿声道：“才不是呢。你看日出月落，星转斗移，动得何其之快，但你何尝见得准它如何移动？屠晚全身在动，但因为太快太急太奇巧，所以使你以为他只在静立。”

冷血只觉得一阵毛骨悚然。

原来昨晚自己跟这“四人帮”对峙之际，背后一直

有人，只有他自己一无所觉而已。

——究竟是自己功力太差，或是来人轻功太高，还是自己昨夜太关心小刀的安危，所以才懵然不知？

——自己一向引以为荣的、如同野兽能预知危机的敏锐感觉，难道已退化了不成？

“也不一定是身法太快。另有一说是……”耶律银冲补充道，“听说屠晚练得一种‘煮牛神功’，全身罩在一种无形无影的罡气里，要比‘金刚不坏神功’、‘十三太保横练’、‘先天一炁罡气’还要刀枪不入——刀枪攻进去反而会给他以抗力反挫。由于这种神功护体，所以日光月华，灯映烛照，都无法直接投射在他身上；所以他是个没有影子的人。”

冷血觉得嘴唇有些干涩：“他找我干什么？”

耶律银冲望定了他，居然有一种类近“凭吊”的神情，认真地问：“你真地不认识这个人？”

“不认得。”

“那么你们就不是朋友了？”

“我是从你口中才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。”

“既然不是他的朋友，便是他的敌人——他的朋友一向不多，敌人却是满布天下。他是个杀手。”

“杀手？”

“他是天下四大凶徒之一，以椎成名。他要杀的人，没有杀不到的，所以，容易杀的人，他一向不杀。”

“——四大凶徒？”

“对。唐仇的毒，屠晚的椎，赵好的心，……”

舞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他要杀我，还是给面子我了？”

“至少他是个名动天下的杀手。”

“他是杀手，我是捕快。”

“他可连朝廷上的一品官都杀过几个。”

“那好，如果他杀的是奸官，我不理，他要是杀好人，我便先办了他。”

“——你不如也把我们办了吧！”

“我们是朋友。”

“朋友？我们也是要对付你的人，跟屠晚一样。”

“屠晚为什么要对付我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屠晚是个杀手，收了钱，自然就得杀人。——你何不问他去？”

“我问他，他会答？”

“一个好的杀手是不会出卖雇用他的主子的——除非是你的剑比他的椎还快。”

“他使的是椎？”

“‘破尽’。”

“破尽什么？”

“他的椎法只有一招：就叫‘破尽一式’。”

“——果真是天地一切万物，都尽为之所破？”

“至少，没人破得了他这一式。”

冷血沉吟半晌，忽而问：“这个屠晚，身上可有带着鼓？”

“鼓？”耶律银冲一楞，随即道，“鼓声倒有。凡他出现之时，据说常有鼓声，时远时近，起伏无定，扰

人心神，诡异万分。”

冷血点点头，道：“当然同时也凶险万分。”

然后他一字一句地反问：“如果那晚在我背后出现的是屠晚，那么，那夜和今晚在你们身后闪现的，又是什么？”

他这么一说，除了阿里怀里的那只狗之外，二转子、依指乙、还有阿里，莫不倏然变色。

连耶律银冲的四平八稳十六定都有点风声鹤唳风吹草动起来。

这时候，一股无形无迹的杀气，也无声无息地，在众人身前身后凝聚了起来，连花香似乎也凝结成一种可以击痛人的冰。